

世纪晴话系列



愛人天下



凌淑芬 著

四季情话

爱人天下

凌淑芬 著

爱人天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涛

封面设计:文苑

爱人天下

凌淑芬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40 千

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 7—204—03242—X/I·556 定价:9.80元

内容提要

苦苓早期作品以诗和散文居多,而且斐然有成,频获大奖。近几乎,他关注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,锐利的展现出结合时代脉动的强烈企图心。

写作层面的增广,以及表达方式的改变,不但使他的才华更见肯定,而且他通过敏锐的观察力所刻划的人性,总是犀利而不失感性的裸裎出无奈的现实,让读者随着他的笔意,领受那凝聚于一尖的刺痛……

我得奖了

也许这根本就是一个串好的骗局，拿我最杰出的作品颁给早已内定的人。

今天我已经是最后截稿日了，我非赶上最后一班邮件不可。

潦潦草草的抄完了最后几行字，我嘴里咬着信封，吃力地踩着脚踏车，追赶绝尘而去的邮务机车，“喂，等一下——”忽然一阵尖锐的杀车声，我猛然停住，一辆大车的车灯正贴着我的脸颊，“你要死了！”因祸得福，机车上的邮务士回头看热闹时，我得以及时把稿件交给他，这时才察觉自己衬衫早已湿

透了。

接下来就是漫长而无止尽的等待了。也许为了写这篇小说，耗费了我太多心神，整个人觉得虚飘飘的，甚至也无心吃饭睡觉，脑中不断转着的，就是我获得这项文坛最高荣耀的影象。

的确是文最高的荣耀：这个文学奖和以往国内各文学将最大的不同，在于高达三百万元的奖金（照我现在每月的稿费收入，要写六百年），以及十二位全国公认文学大师的评审委员（我就是从小读他们作品长大的）；换句话说，任何人得了这个奖主是百分之百的名利双收，无怪乎主办的基金会宣称迄今已有一万多份稿件应征，而我更花费了整整一年修改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字，一切不都是为了这个号称“台湾诺贝尔”的超级大奖吗？

揭晓的日子终于到了！僵各报都公布了得奖人和作品，评审委员一致公认得奖的是他写的是什么哗众取宠的玩意……我越看越熟悉，越看越惊心，这明明

就是我寄去参加征文的那篇小说嘛！怎么会被改了题目？连作者也换了？我又兴奋又愤怒，拨电话给主办单位时，手指头一直忍不住颤抖。

“应该是我得奖，应该是我……”我在心中喃喃念着，一边以激动的语气检举这项天大的错误，不料电话的小姐只“喂”了几声，根本不等我说完就挂了。也许这根本就是一个串通好的骗局，拿我最杰出的作品颁给早已内定的人。我全身热血沸腾，立刻出门跳上计程车直驶主办文学奖的基金会大楼；我咬牙切齿，誓死要夺回原本属于我的荣耀和……奖金。

盛大的颁奖典礼正在隆重进行，基金会董事长正在盛读“永恒而伟大”的得奖作品时，我冲了进去，对着冠盖云集的满座嘉宾厉声高呼，声泪俱下的指出这个可怕的错误，控诉主办单位草率轻忽，平白牺牲了我这个照亮台湾文坛的术出新锐，为了提出有力证明，我甚至将整篇小说倒背如流（天晓得我呕尽了多少心血！），然而他们竟然充耳未闻，甚至没有人看

我一眼，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似的。这太可恨了！我早知文坛的功得现实，但至少他们该给我一个澄清事实的机会……我狠狠揪住基金会董事长的衣领，却被他像扫一阵灰似的，轻易把我赶了出来。

我跌坐人行道上，感觉空前的绝望与茫然，仿佛看见自己的一生就像天色一样暗淡下来，抬头看见斑驳的阅报栏上，一则醒目（有关自己的总是醒目的！）的旧消息：

征文前夕罹难，作家壮志未酬

【本报讯】青年作家作家蒋学文车祸亡故，文坛伤悼新星殒落。据指出：这几创作甚力的青年作家蒋学文，昨（十五）日于中山北路骑单车追赶邮务车时，不慎被一辆大卡车撞及，经送医后不治死亡，车祸现场只留下一个注明参加加文学奖的信封，其中的稿件则已不知去向，全案正由中山分局调查中……

我忽然全身发冷，原来我早已经，早已经死了，
可是我留下来的永恒而伟大的作品，以及那个因我的
作品变成永恒而伟大的小偷骗子呢？

谁是爸爸

三个男人没有出面承认，纵然承认也没用因为他们马上都要死了。

他们要枪决一名孕妇。

起先没有人预料到会有这种结果，只不过是一群抢银行的盗匪而已，三男一女，显然缺撞上安全岛了。

舆论倒很激动，很久有这么大的案子了，尤其又有一名女的参与，想像力丰富的编辑、记者开始大做鸳鸯大盗的文章，只是不知道该把她配给三名男子中的那一位，因此各有各的不同说法，甚至某家杂志还

耸动的说她和三个都有染，使得他们那一期多卖了好几版。

结伙抢劫当然是唯一死刑，这一点大家都不怀疑，而且相当热切的期盼着。法官们也没让纳税人失望，卯足了劲侦查、审理、辩论、宣判，当然是死刑外加剥夺公权终身，念判决书的时候四周几乎就要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三审定讫以后就等着行刑的日子了，这时候却从看守所里传出来，那名女子怀了孕的消息。

记者们简直兴奋得快疯了，即使是小说家也编不出这么精彩的情节，大家拿出计算机推测她怀孕的日子，由于速审速结，这案子只花了三个月；而据看坟所特约医生再三仔细的检查，她也恰恰怀了三个月的身孕，现在仅存的谜题就是：到底谁是孩子的父亲？

三个男人没有出面承认，纵然承认也没有因为他们马上都要死。再来值得争议的是总不能现在她女的杀了一尸两命，而由司法单位帮犯人坠胎也太离谱，

可是若大发慈悲让她把孩子生下，再在孩子刚落地时把母亲枪杀，那岂不是太残忍？……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在报纸杂志放手电视讲座了许久之后，决定发起请愿运动要求特赦这位母亲，一时签名的签名、游行的游行，连铁面的看守所所长都大声疾呼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温情，让人忍不住流泪感动。

三个男人被正法后半年，女子在看所产下一名男婴，简直是万众瞩目，有两千多人写信来为他取名字，接下来更紧张：究竟最高当局会不会顺应民意、给她特赦？

答案就由我来告诉你，我叫李庆生，今年二十岁，正是当年在看所出生的那名男婴；至于我的母亲，她已经五十岁了，当然还知得好好的，否则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故事？

至于我父亲，你一定要问话我就告诉你，十年前他从看守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休之后，就娶了我的母亲，也认了我这个差一点成为孤儿的孩子。

真疯假疯

✱除了死的滋味我最后才要当试，其他都想试试
看，我最近在试的就是——

“你好。”

我热切的说，根本不理我。

既然决心到这家疗养院来当义工，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并不意外。我仔细端详眼前这个男孩，十二岁，头颅出奇的大，眼光明亮，除了因为苍白而显得有些忧郁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。

低头检视他的档案，却让我大吃一惊：晓家、偷窃、纵火、毁损、伤害……经常不能克制地破坏四周

环境，或者幻想自己来自外太空，最严重的一次是整整一个月不停的胡言乱语……这倒是超乎我拟理学知识之外，难怪他会成为这家疗养院最年轻的病人。

奇怪的是他人院以来一直表现正常，完全没有任何精神病的迹象，若不是他父母坚持，院方早送他回家了。

我兴致勃勃的逗引他说话，想一窥他内心的神秘世界，他一副不屑理我的神情，只专注地看手上书：“楚与精神分析”，我的妈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
和他耗了一个月，眼看不要交白卷了，我长欢一声准备离开。

“其实我是假装的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赶忙坐下来紧紧盯住他的两眼。

“我觉得人生乏味了，每天上学放学，千篇一律，我想尝试各种滋味，所以我放火、偷东西、离家出去……什么事都干，除了死的滋味我最后才要尝试，其他都想试试看，我最近在试的就是——”

“发疯、我是说精神病，的滋味？”

“对啊，我只试了一个月，我爸妈就吓坏了，他们以为我从前干那些事都是因为我疯了，急忙把我送到这里来，怎么也不肯让我回去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发……病？”

“是啊，真无聊，我不想再待下去了，这里不好玩。”

他的神智太清楚了！如果说他有精神病，那么外面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，我冲出去找院长。

院长听我气急败坏的讲完，似乎也动了心，“难怪我们怎么也查不出他的病因，这小鬼！”

院长狠狠白我一眼，走了。

我怒冲冲的瞪着他，他朝我挤挤眼，忽然松开两脚，斗大的头颅碰的落地，溅射出红白两色的液体，天啊！他最后的尝试……

* * *

看完上面这篇文通顺、理路清晰的文章，我真不

敢相信会是眼前这名精神病患所写的，他的档案是这样的：

梅友仁，男，20岁，台大心理系毕业，76年暑假本院担任义工，一个月后因为吓过度发病，现仍继续治疗中。

耳之恋

✽他举起颤抖的手，在她浓密的发业里找她的耳朵，轻轻，轻轻的把食指伸进去……

五上噢十七分，火车要开前一分钟，他们两个总是从车厢两侧的门分别进来，坐在一起，就在他的对面。

男孩长得瘦瘦高高的，俊美而苍白的脸孔像是患着某种长期的疾病，他注意的是女孩，真美，尤其是那一头乌黑的长发，火车启动时，跟着飘了起来，遮住她半边美丽的脸颊，现动人的是，她冷漠的面容，一点表情也没有。